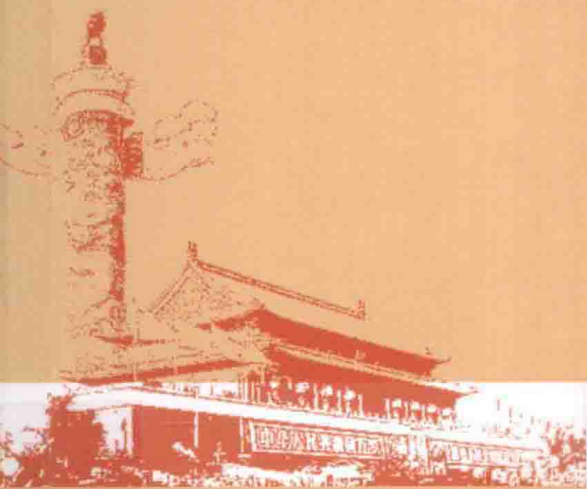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天 我们如何 谈政治

南风窗杂志社◎编



- ★ 中国有没有政治家 ★ 政府为谁服务 ★ 仁慈的精英
- ★ 被财产压垮的官员
- ★ 大学的门朝哪边开？ ★ 势利的贪官是怎样炼成的
- ★ 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 ★ 悄悄变化的官场
- ★ 离开美国我们就无法思考吗？



JINTIAN WOMEN RUHE
TAN ZHENGZHI

今天我们如何 谈政治

南风窗杂志社◎编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 / 南风窗杂志社主编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4.4
ISBN 978-7-5115-2529-1

I. ①今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政治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D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6276 号

书 名: 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
主 编: 南风窗杂志社

出版人: 董 伟
责任编辑: 林 薇 张炜煜
封面设计: 春天书装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邮政编码: 100733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14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.cn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字 数: 216 千字
印 张: 16.25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2529-1
定 价: 38.00 元

序一 躲不开的政治

文 / 李桂文 南风窗总编辑

在中国，谈论政治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远一点的，周厉王时，人们“道路以目”；近一些的，有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，有老舍《茶馆》里的“莫谈国是”。

历史似乎总是告诉我们，谈政治，是件挺可怕的事情。但今天，事实早非如此。关键看当下的政治是个什么东西。

在西方，“政治”一词来源于希腊语，最初含义是城堡，后来衍生为城邦中的公民参与统治、管理、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。在中国，“政治”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，《周礼》中就有“掌其政治禁令”之说。“政”主要指国家的权力、制度、秩序和法令；“治”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，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。

可见，在历史上中西方对政治的理解有着显著的差别，西方政治有公民参与的传统，而中国则更强调权力的控制和管理。直到近代世界格局变迁，中国的有识之士“开眼看世界”，开始引进西方思想，求索新知。

故而，孙中山阐释的“政治”，有了与传统不同的新意：“政就是众人之事，治就是管理，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。”既然是众人之事，必然需要有众人之议，需要众人之合力参与。由此发端，经历启蒙、救亡和革命

的艰难历程，政治在中国才真正成为“众人之事”。

这一历史过程，让人们认识到，政治其实不仅仅是宫廷争斗、暴力造反，不仅仅是阴谋手腕、贤愚忠奸，它还是一种重要的、常态的社会生活。好的政治可以达致社会的稳定与发展，从而摆脱暴力血腥的历史轮回。继而，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定律的“兴亡之辩”，让人们对于现代政治的认识得到提升和巩固。

国运百年辗转的历史告诉我们，要把握自己的命运，则须关心国家的命运，关心国家的政治。

今天，正在进入社会变革活跃期的中国，政治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，政治的细微之变，都可能事关我们每个人、每个家族、每个企业、每个阶层的命运。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，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需要怎样的空气和食物……这些都是政治，它逃不掉，躲不过，需要去关心，去谈论。否则，我们将继续生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里，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也将永远是一句空话。

诚然，在民主法治健全的地方，你可以不用登记为选民，不参与任何公共生活，安心享受消极自由带给你的权利保障，只在万一不幸被公权侵犯时拿起法律武器。但在一个曾经灾难深重、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公民权利还有待巩固的社会，“躲开”政治未必能让你逃过权利被轻忽、被践踏的打击，倒很可能让你失去寻求社会救济的勇气和力量。

被动承受大小人祸，不是人类天生的命运。当今中国社会，早已走过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，前人筚路蓝缕的开拓，已然在技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催生了今人自由言说、理性问政的稚嫩果实。现在所需要的，就是继续给予它阳光雨露的滋养。审视当下公共生活空间，真正稀缺的不是故作姿态的高调陈辞、捕风捉影的派性指摘，而是周而不比的价值研判和登高望远的战略思考。

作为一本有着 30 年历史的政经杂志，《南风窗》从未放弃自己对于这

个国家的责任。当下，物质化、浮夸化、碎片化、功利化的风气，几乎沾染了一切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。《南风窗》致力于“守护稀缺的价值”，传递“冷静的力量”。我们希望通过努力，为我们的公共政治生活“脱敏”，唤起更多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正视和思考；也希望透过我们的书写，传递给读者多一份睿智和从容，多一份冷静与理性。

所以，让我们坐下来，认真地谈一谈政治。让我们谈谈中国“有没有政治家”，关注大国崛起中的领导力；让我们谈谈“政府为谁服务”，提防公共权力的异化；让我们谈谈“不能丧失的主义与信仰”，记住我们出发的地方；让我们谈谈“政治哲学的旨趣”，思辨政治的德性和责任……中国是我们的家，这个国家的政治就是我们的家常。

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，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，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、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。这，也正是我们思考、进发的彼岸。

序二 小时代还是大时代？

南方朔 台湾著名政论家

时代就是时代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问题要解决。因此时代并无大小，但时代精神却有大小高低。

近百年来，中国的历史发展坎坷，外有列强欺凌，民族的存亡危在旦夕，内有丧权辱国的无能官吏。国脉的存续悬如危卵，时代的矛盾是如此巨大，它当然刺激出整个国家的巨型论述和旧式的集体意识。当那个阶段过去了之后，它就成了人们的乡愁式记忆，我们就称它们为“大时代”。

人们总会记得那个时代的慷慨悲歌、众志成城的景象。尽管那个时代的生活十分贫穷艰苦，但在乡愁式的集体记忆里，这部分已被美化，甚至于神话化，只要一讲到以前那个“大时代”，人们就会把好的记忆夸张、坏的记忆忘光。一个国族有乡恋式的美好集体记忆是幸福的。人们会记得以前曾经集体努力过，创造出某种时代精神，促成了国族命运的改变，只要想到这一点，都会觉得骄傲。

一个国族能够缅怀过去的“大时代”，美化过去的功绩，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。但人们也知道，时代的巨轮是一直转动的。解决了一个过去的旧问题，就会有 10 个新问题迎面而来，需要主动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和国民共识才能面对和接受挑战。历史永远不会终结，这个“大时代”结束了，

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“大时代”就会到来。如果只耽于过去的“大时代”，可能就会错过新的“大时代”。

近年来，我常读国民党历史。国民党在倒满革命和北伐统一这个“大时代”上的确创造出了时代精神，立下了功绩。但北伐统一后，它就得意自满，它不知道北伐统一后是另一个大时代的开始，需要去做更大的努力。北伐后，鲍罗廷曾和廖仲恺有一次会谈，当时鲍罗廷就已看出北伐后国民党人都在抢官做，争着捞钱，已失去了新的责任意识，因此他便讲了那句充满先见之明的重话：“国民党已死，只有国民党人，而无国民党！”鲍罗廷的意思是在说，北伐统一是中国另一个“大时代”的开始。但国民党只对旧的“大时代”得意自满，只想当官发财，已没有了新的自觉和努力。难怪北伐后到1949年，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日益残破失败，终于被赶出了大陆！

因此，时代并无大小，这个“大时代”结束了，另一个不同的“大时代”就会到来。由于新的“大时代”是如此的不同，因此对它的研判已超过了过去的的能力。面对全新的另一个“大时代”，必须整个国族殚精竭智，根据对未来的愿景去形成新的方略和共识、新的时代精神。如果新的时代精神能找得到，新的“大时代”就会出现；否则就会共识零乱，众声喧哗，对这种时代，我们就会说它是个“小时代”。“小时代”并不是说这个时代很小，而是说这个时代已失去了建造大的时代精神的能力。

近年来，我总是会把《礼记·礼运篇》一再重读。书中所谓的“小康”和“大同”之分，对我很有启发。所谓的“小康”之所以是小，乃是“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力为己，大人世及以为礼……以设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贤勇知。以功为己，故谋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”。“小康”的时代其实也是不错的时代，“小康”时代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，但却可能造成权谋私利大作。“小康”已经很不错，但比起“大同”实在差远了。所谓的“大同”之所以是大，乃在于它将人的品质提得更高，更

加讲信修睦，追求自己和公众的福祉。这也是我一直认为中国应有“大同”的时代自觉之原因。

就以西方的经验为例，上世纪 50、60 年代，“大时代”已过，“小时代”到来，但数年之后又很快迎来一个新的“大时代”，人们开始追求“生活世界”的另一次大改革，诸如性别问题、环境问题、永续发展问题，少数民族等问题开始出现。“生活世界”的革新至今仍未已！

由此，时代没有太小，每个时代都有一样大的问题必须去面对，小时代是看不到大才变成小，因此我期望中国也能在这个“小时代”找到大的时代精神！

目录 Contents



序一 躲不开的政治 / 001

序二 小时代还是大时代? / 005

第一部分 政治中的各色人等

1. 中国式大众时代 / 003

2. “政治动物”的本义 / 010

3. 中国有没有政治家 / 016

4. 平庸时代的“君子意识” / 021

5. 中国企业家的政治抉择 / 028

6. 吹哨子示警的人 / 034

7. 政府为谁服务 / 037

8. 特权阶层的赎买梦 / 040

9. 仁慈的精英 / 043

10. 被财产压垮的官员 / 046

11. 富人无祖国 / 051

12. 网民们的政治理想与幻觉 / 054

13. 大学的门朝哪边开? / 060

14. 知识青年“晋级”路 / 063

15. “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” / 072
16. 势利的贪官是怎样炼成的？ / 074
17. 有闲阶层的道德责任 / 076
18. 新工人阶级的未来 / 079
19. 煤矿工人的“中国痛” / 085
20. 行走官场的巫师们 / 092

第二部分 党、国与改革

21. 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 / 101
22. 中国需要的不是复兴，是重生 / 104
23. 我们如何叙述中华民族 / 107
24. 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？ / 110
25. 马克思也是民主派 / 113
26. 国家权力的两面性 / 116
27. 与“官国”传统彻底决裂 / 121
28. 悄悄变化的官场 / 128
29. 谁是既得利益集团？ / 134
30. 理工科治国，还是法政科治国 / 141
31. 官僚主义的幽灵 / 144
32. 政治领袖们必须言行合一 / 149
33. 克强经济学的中国梦 / 153
34. 共产党的自我整顿 / 160
35. 清末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训 / 165
36. 大众政治的“造梦术” / 168
37. “吃吃喝喝”的政治 / 173
38. 马尔萨斯、潘恩和生育政策 / 176

- 39. 改革的大境界 / 179
- 40. 无知之幕的时代 / 182
- 41. 雾霾背后的两个中国 / 185
- 42. 数字时代的政治与权利 / 191

第三部分 知识就是权力

- 43. 知识就是权力 / 197
- 44. 政治哲学的旨趣 / 201
- 45. 离开美国我们就无法思考吗? / 206
- 46. 超越激进主义 / 209
- 47. 蛮横的“政治经济学” / 216
- 48. 自由与容忍 / 219
- 49. 开放的辩证 / 226
- 50. 新重商主义的挑战 / 229
- 51. 迈克尔·桑德尔：重建非市场价值观 / 232
- 52. 意识形态冲突的未来 / 239
- 53. 重新“开眼看世界” / 242

编后记 新闻里的中国政治 / 245

第一部分

政治中的各色人等



1. 中国式大众时代

■ 石勇 南风窗主笔

170多年前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敏锐地捕捉到，“大众”出现在了历史的地平线上，欧美将进入大众所主导的时刻。

差不多半个世纪后，同样是法国人的古斯塔夫·勒庞发现，大众的理性能力非常可疑，可能就是一个笑话。又过了半个世纪，在1930年代，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发现了“大众灾难”的秘密——纳粹德国不过是大众集体非理性的合乎逻辑的结果。

“大众”这一概念，隐含着是“现代社会”的产物。而我们说到以宏大叙事、激昂理想为特征的“大时代”和以个体、群体的小情趣、小偏好为特征的“小时代”，恰恰和“大众”、“现代社会”这两个概念息息相关——它们都是公共领域裂变的结果。

从英国工业革命时算起，包括以上的时间片段，无疑都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“大时代”：充满宏大高远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命题，其间伴随着残酷的战争。在时代议题中，小人和小群体的趣味偏好无容身之地。这一“大时代”，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笔下的“单向度的人”在欧美的社会空间大量出现，才因“小时代”的登堂入室而失去光芒。

听起来，说的好像是中国从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算起，一直到今天的另一个故事版本。只不过，中国的“大时代”和“小时代”的故事，因为和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空并不同步，更兼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结构的不匹配，更为复杂和苦涩。

公共领域：两个时代共存

具有“时代”特征的一切总是超越于私人范畴。没有公共领域，就没有大众，也就没有什么“大时代”、“小时代”可言。公共领域是大众所关注的命题，他们所关心的符号、人物的栖居地，是他们在精神上谋生和在心理上寄生的母体。

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在今天中国的公共领域中的两个不同画面，尤其是在微博上。

一个画面是谈各种宏观、中观的公共议题的，涉及中国的未来、改革、制度设计、文化理想等宏大的命题，也涉及养老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社会公正、反腐等不那么宏大但也不小的命题。无论是否“大 V”，一个设置这些公共议题的人，所获得网民关注从比例上来说相当之少，有的转发和评论甚至没有几个。

可以说，这些公共话题并非与大众无关。但正如加塞特等人所揭露的——大众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是什么，它们的命运是被忽略。

另一个画面，是李开复发了一句励志的心灵鸡汤，杨幂在微博上发了一句“生日快乐”……转发和评论，动辄可以达到几万、十几万。王菲离婚，她的微博一个半小时被转 29 万多次。原本属于极为私人领域的事情，变成了远比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社会公正等更让大众关心的公共事件。

这可能会让具有政治、社会、文化关怀的人绝望。放眼看去，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国家的未来、政治制度设计，以及所有人的权利。一个公民的苦难，也难以引发大众的兴趣。与之相反，明星轻描淡写发布一个表情，

立马引来无数人的关注和评论。

这两个画面共存于公共领域中，平时少有交集和冲突。即使有交集和冲突，也看不出关注明星的那些人从个人和群体的偏好、趣味中抽身而退。这正是“大时代”和“小时代”，共存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、所处的特殊公共领域的尴尬处境。在充满了苦难，充满了未完成的政治社会文化理想的当下，逃避这一切的“小时代”命题和大众趣味，无声地消解、腐蚀着“大时代”命题对于一个社会健康运转的作用，而后者无能为力。

假定大众具有少数精英人物的理性，以及具有责任感、道德感是不切实际的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永远曲高和寡，超越于个人或群体趣味偏好的东西总难以让大众激动。但问题不在这里。

真正的问题是，在今天，“大时代”的一切，和每一个人在利益和心理上都息息相关，大众的不感兴趣，说明了还有别的社会和心理机制在起作用，导致对大众的俘获。同时，大众也并非就不是“大时代”的主角，至少西方的现代化历程、中国从1911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我们只能确定，大众构成了“小时代”的主体，这是中国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结构在公共领域裂变的结果。

“大时代”的隐退 vs “小时代”的生成

按照勒庞、弗洛伊德、加塞特、霍弗等人的说法，大众其实是一种“政治炮灰”。他们身上燃烧着的那些非理性的激情，极容易成为玩宏大叙事、政治修辞的领袖人物改变政治结构的能量。毫无疑问，这样的大众，在他们眼中个人趣味、偏好渺小得不值一提。

一个“大时代”，无人可以抗拒。因为不跟随、参与、介入，个人将找不到意义，将有被抛弃感。在“大时代”可以找到的自我面前，“小时代”的那种渺小的自我几乎不堪一击。比如，20世纪30年代，在革命面前，一些在“小资产阶级”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富家子弟和学生，就感到个人的